

与福泽谕吉对话：国家平等与国权伸张

俞佳儒

2021 年 11 月 17 日下午，一个普通的复旦大学学生独自在宿舍浏览中美领导人视频会晤的新闻。

“东洋和西洋，到现在还是这样啊……”只有学生一人的宿舍中突然传出一个神秘男声。

“砰！”学生连同椅子一起倒在了地上，脸色惨白。

“是谁！”回过神来的学生开始寻找神秘声音的来源。一张 10000 日元纸币缓缓从桌上的钱包里飘出，“是我，不认识我？”

学：哦！您就是福泽谕吉先生么。

福：不然还能有谁呢？现在的学生可真是不错啊，还会关心这样的新闻。甚好，甚好！只有关心政治，关心公共事务，关心外国事情，才能成为一个近代文明国家，才能学会对外交往啊。

学：福泽先生，可惜其实现在并不如您愿啊。我只是学习国际关系，才关注这些新闻罢了。

福：哦，原来如此。不过没有关系，毕竟你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嘛。莫非过了一百多年，你们中国人还是那么愚钝？哈哈！开个玩笑。你说你学习国际关系，我来问问你，你可知道国与国之间平等的道理？

学：倒也没有那么严重，福泽先生。国与国之间的平等，我当然是知道的。现在有一个“联合国”，联合国大会那可是国家平等的最好体现了。在大会上，不管国大國小，不论国富国贫、国强国弱，那都是一国一票。

福：原来如此。不错，这个叫联合国大会的东西，着实是国与国之间“权义”的平等啊。有人说国与国之间的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国家有大有小，有强有弱。这种看法太过粗浅。国家之间当然会有贫富强弱之分，但是它们在权利上必然应该是平等的。当然，我说这些话不是没有依据的。我们都知道，“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绝无贵贱之

分。^①那么国家也一定是这样的。国家由人组成，我们日本人是天地之间的人，你们中国人是天地之间的人，他们英国人当然也是如此。人人平等，那么由人组成的国家，那也一定是平等。

学：福泽先生，您这样的观点颇有自然法的味道。

福：或许如此吧。你说自然法，我不是特别明白，不过似乎也有点明白。没错，这就是自然的，是天地给定的。我们当时都会说这是“天地宇宙之公道”“宇内之公法”，后来我们又说这是“万国之公法”。

学：“万国之公法”，我们后来或许会叫它国际法。哦对了，“国际法”这样的翻译还是从你们日本借鉴来的呢。

福：“国际法”，国家之间的法，有意思。不过我所说的，或许与国内的法律还不太一样，或者说这天地宇宙间的公道不只是法律，它更多地是“理”，不需要证明，它自然就存在着。当然，他毕竟也是有法律的色彩嘛，国家应该如何行动，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应该怎么做，据我所着这万国之公法还是有一些规定的。^②这或许就像国内的公议舆论，你所说的国际法，或许就是国家间的公议舆论吧！不过这种公议舆论并不是那么强大，^③自然存在着的国家平等“权利”并不是自然就会得到伸张的。国家之独立“权利”，必然需要独立之个人。“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④我们的国民必须要有独立之精神，才会去关心国家大事。国民有了独立之精神，不依赖他人，能够自己支配自己，才能跳脱出我们传统的“统治—被统治”关系。这样的国民才能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才会在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况且，一个卑怯的国民，怎可能与外人接触时挺起胸膛呢？他必然同样卑怯。最可怕的是，一个没有独立精神的国民，不知道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甚至会帮着外人、假借外人的名义做一些危害国家之事。所以说，只有个人独立了，国家才能独立啊！

^① 福泽谕吉：《劝学篇》，群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页。这是《劝学篇》第一篇的开篇第一句话，在当时应该是受到了美国独立宣言的巨大影响。

^② 国际法在传入东亚时，正好是从纯粹的自然法理解向出现实证法理解的转变期，因而当时由丁韪良翻译的惠顿《万国公法》实际上已经戴上了部分实证法的色彩。彼时日本对于近代国际法的接受受到中国的影响，更加偏重于自然法的一面，不过也有西周这样同时看到自然法和实证法两个方面的日本知识人。参见川尻文彦『万国公法』の運命——近代における日中関の「思想関連」の観点から『愛知県立大学外国語学部紀要』第49号、2017年、145-158頁。而西周与福泽同为近代知识社团明六社成员，福泽应该也有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③ 福泽谕吉『兵論』福泽谕吉全集第5卷、岩波書店、1970年。

^④ 福泽谕吉：《劝学篇》，第15页。

学：东京大学，哦，后来改名帝国大学，又改名为东京帝国大学的那个学校，日本战败后定名为东京大学了。就是这个学校的法学部出了一位日本政治学和思想世界的巨擘丸山真男，他可是非常喜爱您的，他曾评价您“正因是地道的个人主义者，所以才是国家主义者”。^①看来的确如此啊，一身独立方能一国独立，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在您这里得到了统一。这么看来，我们一个个独立的个人，其实也深深嵌入在国际关系中啊。

福：等等，你说日本战败？什么战败？败给谁了？

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了。您去世后，一共打了两场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是战胜国，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等国结成轴心国，最终被美英苏（就是俄国）中法等同盟国打败了，还被盟军占领了。不过贵国战败后不久，借着国际形势，发展制造业，广开商路，一度在经济上排名世界第二呢。

福：竟是如此！竟会如此！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不过是“商业和战争的国家”。我那时候啊，世界各国间的关系，虽然在私人关系上，也可能有相隔万里而一见如故的例子，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则只有两条。一条是平时进行贸易互相争利，另一条就是一旦开战，则拿起武器互相厮杀。换句话说，当时的世界，也可以叫做贸易和战争的世界。当时的国家，就是贸易和战争的国家。看来我走了以后，还是这样啊。痛心啊！痛心！我们日本被占领，这国权算是丢了啊！贸易是发扬国家光辉的表现，但战争是伸张独立国家的权利的手段，^②说到底，战争失败，日本被占领，我们的国权还是丢了啊！

学：确实。日本战败后，美国人以盟军的名义设立了占领军总司令部，美国人麦克阿瑟作为总司令，一度比天皇还威风呢！

福：痛心啊，痛心！当年美国人佩里黑船来航，我们日本最终还是倒在了美国人的手下啊……看来我们日本还是不够努力啊。我还在的时候就大声疾呼，欧洲各国和美国，那是当时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而我们日本必须迎头赶上，才能在这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看来我们的文明，还是没有赶上欧美啊。

学：不过我们今天都说日本是西方国家了。

福：哦？这样吗？不过，不要以为日本成为了西洋国家就万事大吉了。西洋不代

^① 丸山真男「福沢に於ける秩序と人間」『丸山真男集』第2卷、岩波書店、1996年、219頁。

^②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85页。

表文明，而只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哦不，当时西洋是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其实在我看来，当时我所看到的西洋同样有很多的问题，尤其是在外交上，甚至十分野蛮！不过总的来说，当时我们日本，当然还有你们中国，都还没有到西洋那种文明的阶段。

学：我们中国和日本，在当时也比一些野蛮的部落更文明不是吗？

福：没错，就像轻与重、大与小、敌与友，这些都不是绝对的，那么文明与野蛮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中国和日本当然比澳洲那种蛮荒之地更加文明，不过比起西洋，那绝算不上文明。

学：那么如何确定文明呢？即便是相对的范畴，也一定有一些判断的标尺吧！或许是器物水平？还是道德水准呢？不过在我看来，或许它们都只是文明标尺的一个方面吧。

福：你说的有道理，当然得有一定的判断标准。器物、道德，这些都只是文明的部分，或表象。你们中国轰轰烈烈地进行洋务运动，建立起北洋水师，器物上甚至达到了西洋强国的水准，但也绝算不上文明。道德？西洋人在道德上恐怕不比我们好到哪里去！有人说，我们日本和你们中国有很多君子，在道德上远超西洋人，因此西洋也不文明。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文明应当是一国人民整体的风气，是人类智慧和道德的进步。不过就其本质来看，文明是一种精神，一种独立的精神：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仰仗他人。简单来说，文明的精神就是人人独立。人人独立，人人文明，国家就会文明，国家就会独立。

学：您好像非常坚持国家的独立，在您看来，国家的独立是最高价值吗？

福：国家的独立是目的，是终极的目的！我的一切主张都是要求保卫日本的独立！可惜，听你之前的介绍，日本似乎不再独立。

学：日本的独立是您的最终关切，那么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独立是不是也是目的呢？

福：是的。文明是全世界的通论，国家也是全世界的现象，到处都是，几乎没有哪里不存在国家，全世界已经被国家给瓜分完。在这么多国家中，落后就要被先进文明压制，^①弱肉强食，这就是一个禽兽的世界。有人说宗教能够激

^① 在《文明论概略》中，福泽谕吉已经展现出这样的想法。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第177页。

发我们向善，能够让我们的国家走向文明，走向独立。完全是一派胡言。西洋人的对外关系难道遵循西洋的基督教教义吗？如果是的话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不要脸的事了。你说独立是所有国家的最终的目的，对也不对。对于那些西洋强国来说，独立已经不成问题，那么他们发动战争，伸张国权，攫取利益，保护贸易，让国内民众安居乐业，这就使他们国家的目的了。而对于日本，对于你们中国，对于朝鲜来说，独立才是目前最重要的。

学：可以听出来，国家在外交上似乎是一种很不堪的东西，日本也要学习这种不堪吗？

福：或许这是一种对强者的效仿吧，^①不过说到底，为了生存，这种不堪似乎是必须的。

学：有着独立精神的个人，为何也要去参与这些不堪之事呢？

福：因为独立的个人，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那么自然也会为国家的终极目的服务和奋斗，为伸张国权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果国民没有这样的爱国心，我们日本甚至应该发动战争来激起他们的爱国热情。^②

学：这好像是一种私情。因为自己是日本人，就要为日本国的不堪之事服务。

福：这是一种私情，但也是一种公益。

学：这如何成为一种公？

福：因为国家对于国民来说，就是公。但你说这是私情，也是完全正确的。让我们把视角放大到世界。“爱国精神虽非私于一己，也是私于一国的思想。也就是，把地球分为若干区域，在各区域内结成集团，各自谋求本集团利益的自私心。所以爱国精神和自私心是名异而实同的。说到这里就会使人感到一视同仁、天下一家的大义和尽忠报国、主权独立的大义，是相悖而不能相容的。”^③

学：所以其实私情才是本质。

福：可以这么说。

学：既然对于国民来说，国权的伸张才是目的，那么文明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追求的难道不应该是文明吗？那种人人独立、人人自由，社会有一定的规范但

^①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第184页。

^② 福泽谕吉：《通俗国权论》，见《通俗民权论·通俗国权论》，顾宁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6页。

^③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第185页。

人在其中还可以发扬自己的自由天性，人人求实好学，这种文明的精神不应该才是更重要的吗？

福：你说的很对，但目前人类的智慧和道德，还不足以支撑你所说的这种美好理想啊！那么，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不应该去学习这种不堪之事吗？用我们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为了不被狗咬，我们只能学狗咬人。在这野蛮的禽兽世界，为了自己的安全就必须做好各种准备。各种条约、规定，看上去很美好，但不过是表面文章罢了，万卷公法不如几门大炮。^①正义的战争并不是正名以后才战，而是战胜以后才得名的，所谓“胜者为官军”。^②所以说，为了生存，对外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啊。^③不吃，便会被吃。之所以要征略东亚，就是因为如果不这样，我们日本会被西洋包围而危在旦夕！

学：福泽先生，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文明的理想是高于国家的，但目前的状况只能让我们更加关注国家。

福：或许可以这么说。国权伸张是目的，文明只是手段。^④

学：国家的能量是强大的，它似乎会把那爱国的私情包装成至高无上的公益，国民很少会认识到这不过是一种私。国家成为了最终目的，文明似乎只是附属品，文明本身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国家的文明才是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只有本国的文明才是应该追求的。当国家成为最高的价值，我们怎么才能看到您所说的“文明的理想高于国家”呢？您对现实的妥协，似乎关闭了通向世界文明的道路啊。

福：让我们期待人类智慧的发展吧。

学：国家权力似乎控制了我们智慧的发展，国家权力把智慧的发展也规定为国家的目的了。

福：似乎我们距离更加文明还很遥远啊。这问题或许就在于私情吧。只要世界上有政府，就不能消除国民的私情。^⑤就像你所说的，国家、政府似乎固定住了我们的私情。那么有什么可以规定国家的私情呢？或者说有没有不私于一国而私于世界的私情呢？这种私情放到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公了吧！这一问

^① 福泽谕吉：《通俗国权论》，第 127 页。

^② 福泽谕吉『兵論』『福澤諭吉全集』第 5 卷、岩波書店、1970 年、510 頁。

^③ 福泽谕吉：《通俗国权论》，第 126 页。

^④ 《文明论概略》中，福泽谕吉说国家独立是目的，文明是手段，但是国家独立其实只是当时日本国权伸张的最大课题。参见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第 200 页。

^⑤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第 198 页。

题，我倒是没有考虑过。

学：或许会有吧，不过私情，总要有一个“外”的存在，在能有面向内的“私”。

我们可能还没有找到“外”。在我们现在的科幻小说里，似乎只有外星人来了，哦，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以外的人来侵略，我们人类才会联合起来。

福：诶……我记得你刚才看的新闻里，有说什么一同应对气候变化？你们中国和美国还发表了联合宣言？有什么大会来着。

学：您说的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吧。联合国几乎涵盖了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家，各个国家会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坐下来讨论一些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就是一项全球性问题。目前的气候变化，似乎已经快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了。

福：对对对，这个联合国，是政府吗？如果说国家的政府可以创造出私于国家的私情，那么联合国能不能创造出私于世界的私情？你说的气候变化那么严重，是不是一种“外”呢？

学：联合国毕竟不是政府；气候变化这种“外”或许还“外”得不够彻底吧。它们或许可以能够创造出一部分世界的私情，距离我们真正意识到世界私情还很遥远。或许就像您说的那样，是这个世界的民智未开吧！或者说，我们需要一种真正的外。

福：创造出这种私情，或许也可以期待你刚才所说的“外星人”！好了，就到这里吧！我也该回去了。或许你有我的书吗？当年我的《劝学篇》在日本国内加上那些无良书商的盗印本可是卖了三百万册呢！

学：我有我有。福泽先生，您看。

福：哈哈！甚好，甚好！

说明：

1、由于对话主要希望展现福泽谕吉对国际关系或国际社会的理解，因此没有把“脱亚论”这种策略性的主张作为重点，而“脱亚论”在东亚似乎更加著名。

2、对话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1）讨论国家平等；2）讨论文明和国权伸张；3）讨论爱国私情与国际关系的发展。以上对话基本遵循了丸山真男对福泽谕吉的理解。丸山认为，福泽谕吉国际观其实发生了断裂，有非连续性。第一阶段，福泽谕吉的国际观带有启蒙自然法的色彩，这时以《唐人往来》《劝学篇》为代

表；而 1881 年以后，以《通俗国权论》《时事小言》为代表，福泽谕吉就转向了马基雅维利式的国家理性；《文明论概略》则是过渡期。丸山认为福泽早期达到了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微妙平衡，只不过这种平衡只是幸福的瞬间，转瞬即逝。本对话的第一部分，就是展现了个人、国家、国际之间的这种幸福的平衡。

随后对话转向了对于国家理性的讨论。这时的福泽主要是《文明论概略》中的福泽和 1881 年以后的福泽了。国权伸张成了他的最大课题。这时个人主义和国际主义已经完全被国家主义吞噬了，国家成为了唯一和最高的目的。^①

不过也有对这一解读的商榷。小川原正道发现，《唐人往来》中福泽谕吉已经把国际关系理解为和平的外交和战争、领土争夺两个部分，已经看到了国际关系中暴力和残忍的一面。而《通俗国权论》中也保留了一定自然法的意味。从这一点来看，福泽谕吉的“外交论”有一定的连续性。^②对话也希望能够展现着一部分观点，因此把转向后福泽谕吉《兵论》的部分内容安排到了第一部分对话中。

对话的最后一部分关于“私情”的讨论，主要是笔者自己在阅读福泽文本时是疑惑以及基于疑惑的自我发挥，或许并不一定符合福泽本意。

3、丸山真男在解读福泽时，或许是要建构自己的“国民主义”神话，而对福泽的一些言论选择无视。这一点安川寿之辅在《福泽谕吉与丸山真男：解体“丸山谕吉”》神话中已经有了批评。^③其实丸山对于福泽的解读还有一点是可以商榷的。丸山认为福泽对于国际关系是一种“状况性的思考”，即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具体的状况内进行判断。对话中提到的“文明与国家”的关系也是如此。丸山认为在福泽国际关系认识中，“文明尽管是超越于国家的，但可以成为国家的手段。同时认为国家尽管能把文明作为工具，但总是要被文明超越的。”^④前半句话是很明显的。但是后半句话，我们却很少能看到这样的状况。在对话中呈现的是笔者的思考：“您对现实的妥协，似乎关闭了通向世界文明的道路啊。”正是福泽谕吉

^① 丸山真男的解读主要参见两篇文章。第一篇是他为岩波书店 1952 年版《福泽谕吉选集》第 4 卷撰写的解題，中文版见丸山真男：《福泽谕吉政治论的根基》，《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区建英编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68-97 页。第二篇是他未完成的文章《日本近代思想史中的国家理性问题》，同样收入了《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原文参见丸山真男「近代日本思想史における国家理性の問題」『忠誠と反逆』ちくま学芸文庫、1998 年、239-278 頁。这两篇文章是丸山对于福泽理解的概要，具体解读可以参见丸山《读〈文明论概略〉》，目前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在计划出版这一著作的中译本。

^② 小川原正道『福澤諭吉の政治思想』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2 年、89-122 頁。

^③ 安川寿之輔『福沢諭吉と丸山眞男——「丸山諭吉」神話を解体する [増補改訂版]』高文研、2016 年。

^④ 丸山真男：《福泽谕吉的哲学——对其时事评论的考察》，《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区建英编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40 页。

被状况束缚住了，所以抛开了作为一种超越性存在的文明。那么什么状况束缚住了他？对话中可以看到，福泽的思考都是基于日本的，日本的处境就是福泽论述中的最大状况。这时的福泽已经被“国家”这个概念捆绑住了手脚，再想在文明论上做出什么进展，已经是无能为力了。用子安宣邦的话说，当文明成为国家独立的手段，文明就是第二义的，而“我日本”是第一义的。^①福泽向“我日本”所处的这一状况妥协，最终使得自己论述中的“我日本”与西洋世界同流合污了。用摩登一些的话来说，福泽谕吉被“日本”这一 identity 束缚住了。在这一点上，福泽没有做到佐久间象山所说的“乃知有世界”。

4、虽然都鼓吹扩张，但福泽谕吉与后来日本军部，还有京都学派等近代超克论者的区别在于，福泽谕吉没有为不堪的国际关系行为寻找道德的修饰。这在对话中有所体现。

5、其实讨论国际关系问题的对话体（问答体）文章，在近世和近代东亚是存在的，例如朝鲜燕行使洪大容《翳山问答》，中江兆民《三醉人经纶问答》。

参考文献：

福泽谕吉著作

福泽谕吉：《劝学篇》，群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

福泽谕吉『兵論』『福澤諭吉全集』第5卷、岩波書店、1970年。

福泽谕吉：《通俗国权论》，见《通俗民权论·通俗国权论》，顾宁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

其他

小川原正道『福澤諭吉の政治思想』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2年。

川尻文彦『『万国公法』の運命——近代における日中関の「思想関連」の観点から』『愛知県立大学外国語学部紀要』第49号、2017年、145-158頁。

丸山眞男「福沢に於ける秩序と人間」『丸山眞男集』第2卷、岩波書店、1996年。

^① 子安宣邦：《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精读》，陈玮芬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194页。

丸山眞男『忠誠と反逆』ちくま学芸文庫、1998 年。

安川寿之輔『福沢諭吉と丸山眞男——「丸山諭吉」神話を解体する〔増補改訂版〕』高文研、2016 年。

丸山眞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区建英编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

子安宣邦：《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精读》，陈玮芬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年。